

九夷先生著



唐吳道子

尚書通義

星洲陳華陽題時年七十八



九夷先生著

尚書通義

星洲陳華陽題

時年六八

眇眇末小子，生此莫名世界，長於無奈時代。幸天眷顧，方依然苟存，黯然撰述。越踰三紀，徒稱巨猾之意，毋贍毋秩；亦副淵藪之心，每攘每竄。殆末造，當礫礪以除，犯輒而送焉。溯自塵網小謫，兵燹餘生。一己之力猶備，終古之志未輸。罔憑聚斂，端恃捐廉。於是每有所刊，迭荷國際名大學圖書館之賞識，海隅好汲古典籍君之獎挹。遂蠲除俗見，屏棄臆言。歷十六寒暑，適

黃帝踐位四千七百年，本書校訂事竣，疏注稿定。爰梓斯著，敬獻予華夏諸神、諸聖、諸祖、諸賢，及宿好華夏文化之

諸大邦同道，共迎休祥，兼作紀念。此書，足可傳

孔子，上承歷代道統，下啓諸朝教化。絜之不滅，舍之弗安。是以君亦欲知，何謂

華夏，道德準繩、倫常綱要、政教規模乎？請懷嚮往、仰止之思，當含味之，俾博覽之。凡不好者、數典忘祖者，請勿瀆視，以免加劇咎徵，益添罪業。獨不適虜廷，與所引進色目裔一讀。蓋道不全，行非中庸，喜濫刑施虐，作竊位冒名也。近聞海峽兩岸人，嘗議挽救少數民族文化。既刻不容緩，務使復存。此非小者，亦聚訟紛紜者，能坐視絕滅，忍教淪亡乎？

尚書通義孫序

憂世之思，發而爲文。劉子政戰國策敘，干寶晉紀總論，皆足令後人，深思力行。此文，已入歐蘇，瀟灑已極。此書傳世，可與之并不朽也！

孫克寬狷翁，戊辰仲夏，同客南加。

百友世之思致而由文則子
 政戰國策致
 千室吾信始
 福皆足令
 皮人深恩力
 終考比空色
 入歐蘇滿
 深資已極此
 不貸一主
 之年不相
 形之空病
 窮成居
 仲夏
 同義和
 加

。作遺生先寬克孫

尚書通義龍序

尚書，紀唐、虞、夏、商、周，憲政及事功之大概。今文與古文，小異大同。用字簡古，遣辭奧邃。自兩漢，以迄於今，註釋者不下百家。近有錢夫子濟鄂者，耗時累歲，詳爲訓詁。予有幸，得讀其珍稿。驚其有空前之卓見，仰其有不朽之文章。一讀，再讀，三讀。乃爲繫辭，以贊之。曰：字之用也，義以昭焉！誤之正也，典以明焉！苗之釋也，族以一焉！文之立也，道以載焉！錢子之言，文化皎然。以定來茲，足垂後賢。

堯立四千三百五十九年，歲次壬午，季春三月中浣。蜀西龍溪，淨廬龍人俠，時年八十有九。

心 槎

遜堂拜題



此篆，筆力排異奇絕，若怒蛟攫石，渴驥奔泉。雖爲翁，舊日誤署。然實是書，亦無不可。說見後葉。

夫心者：湛若大海，明澈無礙。無所不包，無所不容。用之如鏡，懸之如旌。放之則彌宇宙，卷之則退藏於密。故前人，有智海之喻。即此之謂也。然槎者：本極簡陋之物。除涉水，別無他用。一如吾輩，浪迹文人。故唐詩云：僮父餽酸槎。蓋實錄也。有槎無水，則視同廢物。莊子之芥舟，諒因啓焉。有水無槎，則千里浩汗，漈不可泊。齊景公之忘歸，喟爲生矣。故人之思緒，如無所載，必落空談。唯有所依附，然後乃濟。是以有才情，必藉字句，以狀態摹物。心槎者，亦若是。必心繫槎，然後始能遨遊塵海，暨窮十界，縱橫四大，放浪八荒，遂獨得驪龍之珠。能如是，則靈心妙悟，無論爲：畫沙印雪，鑲月裁雲，羚羊掛角，必皆有迹象，可以尋也。抑且夫子嘗謂：道不行，乘桴浮於海。桴者，即槎也。差近同好，罹兵燹之嘆也。既有所感，不繫諸文，則與凡夫俗子渡河，又有何異？惟先作不平之鳴者，他人始能繼應之。客星固嘗乘槎，以探河源。設不犯斗，奚知織女之宮？小園賦詩，明知而不爲。捨窮究會心，焉傳驚世之作？小說戲曲有八仙過海，各顯神通之言。如無所持，安可謂爲八仙？必皆有所本，適能操槎，安抵彼岸。似此之理，以衡集中諸公，亦往往相合。昔諸公遊心南溟，御槎而往。心無旁騖，志有所專。以致篇章甫脫手，即水乳交融，思慮綿密，遂臻化境。賞之者諷誦良久，固情感意境，一一昭然若揭。令人爲之擊節，稱賞不已。以能一心不渝，故涉風濤而不驚。槎雖微小，然縱之汪洋，實勝艤。復秉以惕勵，又烏足畏彼螭蛇之惡哉！審如是，則龍鼉魚龍百怪，不用燃犀，當盡在眼前。可拭目以待矣！斯集，既由會之大老猶翁命名。視其義，有如天馬行空。神龍戲水。心有靈犀一點通。孰又能以管見囿之哉！孰又能知其情志之所往哉！以吾之末學不慧，又安能窺其奧藏，測其所極，而序其精闕者焉！或謂之：翹首雲海，默思大化，憩此浮槎，以抒靈臺。則名之爲心槎，有何不可。又有何可。是爲序。

歲次戊辰仲秋蘇州錢濟鄂于帕莎丁娜城（摘錄自心槎集序）

尚書通義自序

夫尚書，所載二帝三王，大經大法，特稱賅備。以是劉歆曰：「六經，莫備於書」。蕭穎士代撰進尚書表則曰：「太極列三階、五緯於上；聖人著三墳、五典於下。至哉文乎？天人合應，名數指歸之大統也乎？」遂知尚書，記言記事，悉薈萃於此。非稽古、考文之助，實研經、治史，所必須也。

世人皆知，此書爲孔子，芟夷雜亂，剪截浮辭。舉其宏綱，撮其機要。足以垂世立教，曠代之大作也。內載：堯、舜、禹，相授心法，即精一、執中也！商湯、周武，相傳心法，即建中、建極也！總言之，心之所持，曰德、曰仁、曰敬、曰誠。言雖簡而道則深，法縱殊而理則一。以是言天，則嚴心之所自出；言民，則禁心之所由施。推而言之，禮樂教化，心之發也；典章文物，心之著也。能如是，則家齊國治，而天下平也。古之二帝三王，因存此心，遂興；夏桀、商受，爲喪此心，遂亡。足謂爲存則治，亡則亂。以是有志，於二帝三王之治者，此書不可不讀。

孔子嘗曰：「疏通知遠，書教也」。「書，失之誣」。「疏通知遠，而不誣，則深於書者也」。見禮記王制。鄭注：「深者，既能以教人，又防其失也」。即此之謂也。故史記太史公自序曰：「書，記先王之事，故長於政」。「書以道事」。揚雄解嘲曰：「典謨之書，雅頌之聲，不溫純深潤，則不足以揚鴻烈，而章網熙」。劉勰文心雕龍曰：「尚書則覽文如詭，而尋理即暢」。以是蔡沈曰：「沈潛其義，參考眾說，融會貫通，迺敢折衷」此書。又曰：「天下之大經大法，皆載此書。而淺見薄識，豈足以盡發蘊奧。且生於數千載之下，而欲講明於數千載之前，亦已難矣！」亦以此故，遂不免于書中，屢有致疑之說。而予之生，則又約晚沈千年，欲探蘊奧，豈非益不濟乎？以好讀書，雖兵燹餘生

，由幼迄老，猶未終止。坐讀忘年，越甲而勿悔。以有此志，遂抱定南針，謹慎以往哉！

言尙書，何以其文，有美及否？非後人所言如此，早自孔叢子居衛篇，已言之矣，曰：「宋大夫樂朔曰：『尙書，虞、夏數四篇，善也。下此，以訖秦誓，效堯、舜之言耳，殊不如也』」。則比後人，見解尤高。獨爲之言，僅首四篇可取。何不及其後？又，「吾於帝典，見堯、舜之聖焉；於大禹、皋陶謨、益稷，見禹、稷、皋陶之忠勤功勳焉；於洛誥，見周公之德焉。故帝典，可以觀美；大禹謨、禹貢，可以觀事；皋陶謨、益稷，可以觀政；洪範，可以觀度；泰誓，可以觀義；五誥，可以觀仁；甫刑，可以觀誠；遇斯七者，則書之大義，舉矣！孔子曰：『書，之於事也，遠而不闊，近而不息，志盡而不怨，辭順而不詔』」。已將尙書，作一總評焉！

尙書，言少義深，含意無窮。所論，不僅適用古朝廷，亦合於今世社會。予讀後，頗多振觸。以是遂知，三代之君，率倡儉樸。自秦後，則養尊處優，已不屑爲政。因是獨大，又烏足以言，聯諸大小邦也。讀顧命篇、康王之誥篇，已見天子之威儀也。多士篇，足見大公，爲天下而擇才也。皋陶謨篇「天聰明，自我民聰明」，四千二百年前，國人已有民權思想。大禹謨篇「可愛非君，可畏非民」？已提出爲君之不易。咸有一德篇「民主罔與成厥功」，此民主二字，三千七百五十年前，伊尹已言及也。洪範篇，乃哲學思想，以五行，爲萬物基本，餘則政治原理。盤庚篇，因水患，盤庚勸民遠徙，爲行之不易，故百般誘勸，民始從。未如秦則脅之以命，明則威之以暴，道死者過半，悉不問矣！大禹謨篇，欲治水患，因有民，不樂與天抗衡，迄今猶然。時中國，自稱華夏（簡稱則華），華同花字，已開華矣；彼則崇古，只守傳統，故稱之爲苗，僅見成苗，即感滿足，不欲開花結實矣。視禹之征苗，罪爲不遵命。苗民不理，亦不出戰。夏禹難進攻，只得退師，苗乃服。足見乃以同胞，對待也。

。又奚似暴秦之以誅，殘明之以大屠，只恨死人太少，足見非同胞也。

民初有人說，古中國乃奴隸制。斯說，未必妄也。按奴隸買賣盛行，始自羅馬貴族、地主，虐待奴隸，遂發生三次叛亂。平息後，方推動社會進步。於印度，乃有奴隸王朝。然尙書，有一介平民舜，位登九五；商高宗也以在野之身，貴爲天子；傳說以築巖工人，出爲宰相。以是爲問，合否？因三代國無外族，悉由本族，組成一以天子，馭萬國朝廷。豈適奴隸之說？其有者，或近代毛共，以非盡同族，命立爲各大隊，食則大鍋飯，所得則甚薄，工作則集體行，或合此說焉。民初有人說，古中國乃一封建王朝。史稱黃帝，畫野分州，得百里之國，封爲萬區，以爵土予諸侯，使之建國。從此，君有德則朝見，君無德則去之。見本書所言，多矣。歷來古天子，向崇謙讓，常棄家屬、朝中之士，遂皆訪才、求賢於天下，此當何解？因有休戚與共之作用在，又安盡適合封建？或言，諸侯又分封於卿大夫，其家臣下，則是農奴。如近代，毛共之分天下，爲幾大軍區，互不隸屬，各治一方，皆稱元師，或者焉。此亦可謂爲封建乎？

近世之掌權者，恆喜先誘，中意之人入黨（此字於三代言，即郈字，助也。通常謂，相助匪非之人也），或行諸權術，逼以就範，俾建立同志。然後提拔，鼓吹，以見重才。實則如非同志，則一切免談。故已成幫派之勢力範圍，非爲天下求才也！古之人，一視同仁；今之人，於公則分爲幾等。今歐、美之所謂多黨、兩黨，猶昔北東西魏之爭也。相爭約一百七十四年乃止。不敢比文史，只善爭利益，何其下也？凡以幫派意識起家者，一切好談，惟地盤絕不放棄。其之六親不認，乃攸關財、色、名望也。其慮國安者，已既不安，敢授人以安？淫威所至，故善類良士，亦不免遭色目裔，毀門鑿垣，搜戶竊橐之禍。除非悉遭捕誅，剷除遂盡，天下乃安。否則禍亂相續，永無寧日矣。以是民國以來之軍

閥、政客、學僚，率以兒戲登場。有口無心，有勇無謀，更無古賢之百年大計。以是摧殘、殺戮、污染有餘，於溫厚、賢良、廉儉而言，則乏大德。蓋軍閥、政客、學僚所爲，必多行事反覆，徒勞無功。惜哉！何忍心者，則以有限之生，將人民作試驗耳。惜哉！

古中國治世，向以尙書，爲立國最高原則。以是四書，有不少所曰者，皆出之於此。備見爲孔、孟，所推崇也。迄秦始皇，始廢朝見，改用大一統以治世。因不合中國人所好，未幾遂亡。惜楚項羽，威猛不知政，未能匡正，遂由漢劉邦，取而代之。雖名爲封建，然精義盡失。非萬姓之天下也，乃一家之朝代也，惜哉！後繼之君，幾悉如是。傳至滿清，雖爲異族。因雜居中國，與民承平久，遂有以天父建國之洪、楊出。又因不服水土，妄肆更改。毀中國古書，破除迷信，盡逐神像，只奉一己之主。未幾又自相殘殺，爲清所滅。後之所行，殆亦若是。蓋不合中國國情也。

孔子刪書，僅朝代之分，無後先之說。逮周至漢，字有科斗、契書、鳥跡、籀、篆、隸，以辨識不同，遂出現異字也；下迄漢、晉、唐，字分隸、楷，爲取舍非一，遂又出現異字也。因此尙書，故有真僞之議也。不從史考、字體考，悉題外涉想；不自朝代、文字入手，乃無中生有。以昔人所論而言，或再過三千年，爭猶難止。彌足令人，爲之三扼腕也。自有是書後：爲其內者，凡有不識，則付闕如，僅就所知，予以注釋，已不勝枚舉也；爲其外者，言今古異，道真僞跡，捨正途而弗由，只斷章取義，喜發摸象之喻，畏作深入探討，唯恐落後，代有其人，則爲俗士所好也。其義，既未能盡曉，焉能以不知，遂論書之真僞耶？如予之溯源，尤重於古義，莫甚于訓讀，以臻微言之探蹟。不遂盤空語，直探文心；不作隔靴言，只在聖謨。字字不離，句句不睽。足可言，有是書以來，乃僅有人也。予寶此殘篇，視同珍圭。不作真僞，無聊之辨。只校訂整理，以合孔子刪書之意。復不論今古，專以

義爲主，使其返本。祇期注解少，以求質勝也。庶不負稽古盛業，否極泰來，將大興哉！予之疏注是書，非爲人心不古，何作食古不化之著？亦非不合潮流，乃逐此不合時宜？正因是書，爲中國最古之史，爲孔子所定。內有治世之訣，在焉！既身爲華裔之一，又安忍心，任世之兒戲輩，踐阼堯封，魚肉中國？又安忍心，逐之不顧，曹騰一世，亦隨盲人，胡作妄爲？爲有此心，遂有著此志焉！冀憑漫長之往古史，以供短視，淺見之人，取睹焉！鑑採焉！人生在世，百年信短。視愚人，爲一己之浮名，每託改革，大肆紛張，意欲振興。往往紛爭未了，終徒勞無功，皆窮忙而已。商鞅如此，始皇如此，王莽如此，王安石、蔣、毛皆如此。如能先睹此書，必喟然，已悔之晚矣！商以嚴法制人，王以酷法誘人致敗，蔣、毛以峻法逼人至死。使商鞅等復生，問以何所成？必羞愧難以回答。

中國人，天性善良，人極聰明，其治也易。只要國君正，開明，以國人之智慧，極易產生光輝之時代。其國君昏庸，行事必顛倒。不僅人才，遭到漠視，甚至屠殺。其朝政必亂，國家必亡。近人云：老毛信偉大，乃將中國，躋於強盛之林。實則老毛學養，本極平凡。見其毛筆詩集，即可以知^{注一}。中國之所以強大，乃人民極聰明也。只要領導有方，必可致大治，進大盛，達大功也。

自予墮地，適近軍閥割據，日寇欺陵。予家亦因之，東遷西徙，北避南播，遑無寧日。又適當，新異族之以漢亂華。所有文化，摧殘殆盡，蹂躪一空。以是居止不定，庠序亦改，求學殆已如無。只得藉自修，浸尋于古籍。憶自讀書，即奉先人教。告之：傳注于經，莫以諸子百家，雜於疏；小說，則更非所宜。一有不合，則義理相悖。聖人之心遂晦，聖人之志遂失。必義正辭嚴，則條理自清，本源自正！以能沈著有恆，越甲之窮研不懈，乃能稍有所獲，得一窺堂奧。視予著，比前人，又如何耶？又安有，妥協容忍、消極逃避、苟且偷生之意耶？仰此板蕩，雖家破，田廬亡，竟成予之學問，不亦幸

乎？

著尙書，非易言也。蓋書之所載，爲道。非道不足以濟時，不足以拯世，更不足以流傳萬古。故書，豈易言哉！方著手日，唯恐己之學識，力輕負重。遂幾度焚膏繼晷，終日惶恐，深虞隕越。只在闢其誤，削其妄，考其微。昕夕從事注疏、凡例、尙書說，紙窮筆禿者屢，乃脫稿。爲訂正，謄真校讎，細心推敲，久而不倦。即內文輸字，一再換人，二月始定。先後約一年，方印刷告成。世人咸知，古今之人才難得。甚之，或有是人，卻無是力；或有是力，而無其才；縱饒家財，亦莫濟事。故才、力、財，三者不能缺一。幸諸疑悉解，曷可無言？願是書，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，有益焉。

此書，非通俗小說，非傳奇故事，乃前人，立世經世之言。非盡朝廷公報，含史之權輿，人之倫理，在焉。使主政者，讀之，其成效當不同也。願化腐朽爲神奇，使無用成爲有用。此書，爲濟世之金鍼，大同之嚆矢。願天下蒼生，咸憬於孝悌忠信，禮義廉恥之行。遂立綱常彝倫之正，使人心復歸於正。此書之出，正天地否塞之際。此書之刊，適大道晦盲之時。挽之非易，救之良難。凡機謀穎達者，莫不爭赴利祿，與世浮沈；凡志行頹廢者，則清明在躬，委諸幽僻，與世隔離。惜哉！豈非悉自暴自棄乎？

予非中華之人，亦非中華民族之士。斯爲由近人杜撰，時僅九十一年，已不足言久也。亦非漢人、漢族。因予之姓，始自西周，約三千一百二十年前，乃由唐堯後，彭姓所分出，故不得視以爲，乃漢人也。蓋自有予之姓氏，西漢尙不知何在？以是予，遂能憑自修，自遠於韃虜文體。予乃古華夏民族，人也。以生爲人，不能背祖求榮，自伊胡說，遂首揭正名之說。昔日，爲避小傲騷擾，遂自放海外，幾二十年。藉流亡歲月，始悟出華夏，消歇之由。今，不得不爲是祖國之書，爰加以疏、注焉。予所

言祖國，自非近世，趙宋祖國、朱明祖國（含洪、楊等）、馬列祖國。既爲華裔，安能奉異族爲正宗，爲外敵作走狗？以義、炎、黃祖國，早爲外寇所篡。予遂與世，難以契合，因有扞格哉！幸予以華夏之才，不屬中華所有。遂能於今世，以成此著。予既敢憑宋史，指趙非華胤；敢藉明史，斷朱亦非華裔。如是黨人，必大書特書，以廣世知。予惟寂默，能不自傲、自大乎？如予之所長，擅古文、駢賦、詩、詞、曲、字、畫、刻印、譜歌。以一人擅長諸藝，古中國無。詞、曲，則爲證予亦能，遂赧然置入。今兩岸中華，即使交一百年後，財賺至億兆，人多過兆億，也不可能出現，能不自大、自傲乎？

生爲華夏，正直文士，良多不耦。撰史者，可略焉。孔子有陳、蔡之厄，予有岱、員之恨，豈蒼頡造字，「天雨粟，鬼夜哭」乎？見春秋元命苞。高注：「去本趨末，棄耕作之業，而務錐刀之利。天知其將餓，故爲雨粟；鬼恐爲書文所劾，故夜哭也。鬼或作兔，兔恐見，取毫作筆，害及其身，故夜哭！」豈因是之故乎？程伊川曰：「有高才，能文章，三不幸也」。其一、二，可略也。是焉夫？試觀禹土：彼大陸，則俚文，倡簡筆字；此小島，則洋字，託行本土。如是有之分，其亦奈華文何？自北宋始，不知何以，即有國人，素好淒絕，充滿哀怨，如泣如訴之胡琴？蓋亦其來有自矣！斯與華人，發洩亡國之恨，大有關也。蓋聆其聲，即多傷亡之徵。不亦是乎？近世之謳，則聲嘶力竭，嚙語不斷，殆合瘋人院之配曲哉。茲書出，華夏樂必將重興。深信異日，必能一洗舊習，重溫八音齊奏之漢、唐樂教也。胡琴之出，據此地，惟一獲南韓音樂碩士李君曰：今之韓、華音樂人士，皆不知此器之史？言之，實痛心也。^{注二}

予自入社會，久受殘明異類之厄，迄今未嘗稍減。以是字、畫等，自癸卯後，即封筆，以示厭惡。早

拒藉是地，又展出也。或匪同類，故多年來，予則拒受重陽敬老金、不辦免費乘車證、未請低收入戶生活補助、勿具名領敬老福利津貼（據函稱合格），以及罔參加全民健保。非不取也，蓋與人多近，道不同，類亦異。得之有耻，受之不安。慨此身世，實兩免爲上。蔑之可也，取之有辱也。詳見蹢蹢狼人紀要等。雖世險惡，予依然如故，又安能摧予之初志邪？

今所嚮竣事，實比河圖玉版曰：「倉頡爲帝，登陽虛之山，臨于玄扈（山），洛、汭之水。靈龜負書，丹甲青文，以授之。文柅（？促：近也、短也）二十八字，景（摹影也）刻于陽虛（山）之石室。李斯只識八字」。二山，皆在陝西雒南縣西。差近通志略歷代金石曰：「蒼頡石室記有二十八字，在蒼頡北海墓中，土人呼爲藏書室。周時，自無人識。逮秦李斯，始識八字，曰：上天作命，皇帝迭王。漢叔孫通識十二字」。則已勝之矣。按所述，如稱倉頡鳥跡書，即甲骨文，當在黃帝。如稱乃造蝌蚪文之蒼頡，則在七千年前，伏羲氏造書契之前。又前，則爲結繩之治。計史，要亦遠哉。見予著中國文字起源與流變。又按北海，漢置，約今山東益都縣東至掖縣，治營陵，今昌樂縣東南；東漢改爲北海國，治劇，今壽光縣東南。貝加爾湖，亦有北海之稱，見漢書蘇武傳，當匪是矣。

予以自學之力，能於海外，爲此書，趁暇秉筆。貫通全文，不留隻字片語失解。以一人之力，爲可敬祖國，完成斯著。爲後之學子，示以方鍼，不致望文興嘆。縱艱辛，實彌堪告慰。非敢自以爲是書精審，蓋華夏迭遭板蕩，陸沈有日。懼而多憂，遂遁海外，爲作是著。蓋禮失求諸野，道固止於邇，而行於遐乎？吁！恫此，殆國亡家毀之餘胤，既不能返梓里，以寄餘生。久作天涯遊子，何異浮雲，萍蹤靡定。嗚呼！斯何世耶？回觀舊迹，一切如夢。榮祿何用耶？姓名何用耶？里籍何用耶？悉無所憑藉也！

以是書，非作於九州。其始爲北美，其終爲南洋。因悉非禹土，乃成於海外。遂著者，以綽號行之。蓋夷者，非卑下辭。周有夷王，春秋有管仲夷吾，西施即夷光，悉是也。世人盡清，惟吾求濁，爲難以相伴也。非不欲混同，奈華夷莫辨，世已渾濁甚，遂不敢苟同也！

通義者，孟子曰：「天下之通義也」。猶言，通常之義法也。漢書劉向則曰：「祥多者其國安，異眾者其國危。天地之常經，古今之通義也」。蓋東漢章帝，於北宮白虎觀，詔諸儒，考定五經之同異。後哀其論，奏爲白虎通德論。因又詔班固，撰集其事，遂定名爲：白虎通義。後，又有風俗通義也。其書，徵引六經傳記，兼涉緯識，復多古義。遂蹈襲其說，爲本書之命名也。

爰書其語於簡端，請恕一再饒舌。

歲次壬午八月十五日，九夷先生於方外小屋。

注一：冬雲，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。「雪壓冬雲白絮飛」，絮，謂棉花也、柳花也、蘆花也，此則謂雪花。雪能壓寒雲，又是白雪飛，複義，句拙而不通。「萬花謝」，是爲九秋也，此則謂歲暮。豈作於星、馬？「寒流」「暖氣」「驅虎豹」「怕熊羆」，皆與冬雲無關，故可謂之不著題。「梅花歡喜漫天雪」，此句，勉近「冬」卻離雲，應是漫山。如漫天，仰不可即，有何歡喜？「凍死蒼蠅未足奇」，似忘雲與蠅，已相差十萬八千里，十二月可凍死蠅，即臺北亦少見，未必爲未足奇，乃十足奇也！又，答友人，一九六一年。此律勉可讀，唯一句「斑竹一枝千滴淚」，尙稱差強人意。又，送瘟君，一九五八年七月一日。「華佗無奈小蟲何」，華佗之技，從不及小蟲，安有無奈之語？何況又是自注，乃「血吸蟲病」，謂人之目難見，寄生動物體內之蟲也？「千村薜荔人